

# 陈垣追索不已的一个出典

印晓峰

1946年7月7日，陈垣写信给任教于浙江大学历史系的长子陈乐素：《鮚埼亭集》已讲过之目录寄，此七十馀首中，只有一出典未找出，即外编二十八《跋岳珂传》之张端义（即撰《贵耳集》之人）奏议也，馀均考出。未考出之张端义奏议即全祖望《鮚埼亭集外编》卷二十八《跋岳珂传》云“张端义奏疏劾史相国弥远”。援庵对此出典一直追索，已接近目标，但终未得解。

**陈** 援庵先生 1946年6月1日写信给长子乐素：

关于汝所担任功课，我想《鮚埼亭集》可以开，不管用甚么名目，但以此书为一底本，加以研诵及讲授，于教者学者均有裨益。我已试验两年，课名是史源学实习……甚欲用《经典释文》体，作一《鮚埼亭集考释》。但其书博大，未易毕业也。（陈智超编注《陈垣来往书信集》（增订本），三联书店2010年，页1144）

当时陈乐素已随抗战时迁至遵义的浙江大学复员回杭州，任教于历史系。6月23日又有信去：

闻愿下年开《鮚埼亭》，甚慰……两年来（中隔一年）我所选前集廿五篇，外集四十八篇，一年约讲五十篇，其中有两年同讲一篇者。（同上书，页1146）

7月7日再有信云：

《鮚埼亭集》已讲过之目录寄，此七十馀首中，只有一出典未找出，即外编二十八《跋岳珂传》之张端义（即撰《贵耳集》之人）奏议也，馀均考出。（同上书，页1147）

按全祖望《鮚埼亭集外编》卷二十八《跋岳珂传》云：

然予考张端义奏疏劾史相国弥远：“城狐社鼠，布满中外……朱端常、莫泽、李知孝、梁成大之在台谏，袁詔之在京畿，郑损之在西蜀，冯榭之在殿岩，吴英之在许浦，岳珂、杨绍云、郑定、蔡廩之在四总……借天子之法令，吮百姓之膏血，外事苞苴，内实囊橐。”

所谓未考出之张端义奏议即此。援庵《鮚埼亭集考释》未见成书，不过陈智超主编的《陈垣全集》（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）里有《鮚埼亭集批注》二册，乃辑录援庵在刻本上所作批注而成，其中《跋岳珂传》中张端义奏议处批

云：

张端义，《宋史》无传，《宋史翼》廿九。郑真《荜阳外史集》卅五有《读张端义奏札》，卅七有《录史卫王遗事》，引张端义奏疏。《潜研堂文集》十九“观文府”条亦引此奏之另一段。（卷20，页953）

按郑真《荜阳外史集》卷三十五《读张端义奏札》云：

右宋张端义奏札，论故相史弥远权奸罔上，本末备著，其忠愤之激者哉……今观端义之言，凡数百端，皆可考证，至其甚者谓：“文移施行，讳史诏之诏，而易照以为证；军器舟楫，避史浩之浩，而易号以为记。”夫有国家者不讳嫌名，况宰相乎？何其如是之甚哉。

所引止此三十个字。卷三十七《录史卫王遗事》云“理宗著卫王神道碑铭论其平生之功，张端义奏疏论其平生之过”，并未引奏疏原文。钱大昕《潜研堂文集》卷十九《鄞县志辨证》“观文府”条云：

考张端义奏议云：“辛卯融风之变，冯榭、王虎知卫相府而不知卫宗庙，林介、赵汝辉知救相府而不知救宗庙。”可证临安史相府初无观文之称也。

所引亦仅三十五字。以上三条皆关涉端义奏疏，可见援庵对此出典一直追索，已接近目标，但终未得解。

**张** 端义《贵耳集》卷上自述生平，略云：

张端义，字正夫，荜翁自号也。郑州人，居姑苏……端平更化，诏上第一书，二年再应诏上第二书，三年明堂雷应诏上第三书，得旨韶州安置……余生于淳熙之己亥，书于淳祐之辛丑，年六十有三。有上皇帝三书，诗五百首，词二百首，杂著三百篇，曰《荜翁集》。

《荜翁集》今不传，宋代文献和

元人所纂《宋史》亦未见收张端义奏疏，明永乐时杨士奇等编《历代名臣奏议》三百五十卷，可称古今奏疏之渊海，所载宋人奏牍犹夥，多有本集所不载者，但也没有收入张端义奏疏。不仅援庵先生一时未及考出这篇奏议的出处，直到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的朱铸禹《全祖望集汇校集注》、《跋岳珂传》文下也没有任何注释。

从明初的郑真，到清雍乾间的全祖望，再到乾嘉间的钱大昕，都还能读到这篇奏疏，当不至于到今天就亡佚不传了。援庵先生在批注中提到郑真《荜阳外史集》，离开答案实仅一步之遥，奏疏出典正是郑真的另一部书《四明文献》。

按郑真字千之，别号荜阳外史，鄞县人，明洪武中乡试第一，授临淮县教谕，升广信府教授，所著除《荜阳外史集》外，尚辑有《四明文献》一书，乃采摭乡先生言行文章而成，全祖望称其“于乡先辈著述所存甚为有功”（《鮚埼亭集外编》卷二十四《李孝谦四明文献录题词》）。谢山家有

此书，尝言“余方在京，厉二樊榭、杭二董浦千里贻书求四明旧志，予遣使请于家君，发插架所有……而以郑教授真《四明文献》、李侍郎堂《四明文献考》及先生之二书尽送志局”（同上书卷三十五《跋宁波简要志》）。钱大昕则在乾隆五十二年时受聘任鄞县志总纂，遍观邑中故老藏书，得见《四明文献》应在情理之中。张端义劾史相国弥远一疏正在此书史弥远条附录中，当即谢山、竹汀两文引用之所出，而《录史卫王遗事》文则是此疏后之按语。

《四明文献》明初编成后，未经刻板，仅以钞本流传，其中王应麟文被析出，以《四明文献集》之名别行于世，“一人之作冒总集之名”（《四库提要语》），郑真原书反而不彰于世。据《中国古籍总目》著录，国家图书馆、南京图书馆等藏有不含王应麟文的《四明文献》钞本三部，另日本学者小林晃披露静嘉堂文库也有一部，乃南宋楼旧物。1935年

鄞人张寿鏞假得吴兴张秉三所藏《四明文献》钞本，请前清翰林邑人夏启瑜校勘，因书中史弥远等“晚节有憾”，故不收入以表彰乡里贤达为宗旨的木刻本《四明丛书》中，而以约园名义用聚珍仿宋字排印别行。

《四明文献》数种钞本之收录家数略有异同，以约园排印本计，已辑录宋元二十六家诗文，并附各人相关资料，大多篇章仅见于此书，价值自不待言。惜约园本流传不广，援庵先生泛滥群籍，是书刊行十馀年后仍未得见，朱铸禹承谢国楨徐绪注谢山文，亦未检及。民国间仅吴廷燮《南宋制抚年表》等极少著作引用，中华书局点校本《宋史》校勘记也有一次引及。小林晃则指出，今人新编《全元文》从《四明文献》中辑得多篇佚文，但遗漏不少，《全宋文》一篇未录。这部珍稀地方总集，自明初纂成以来，六百馀年，不绝如线，未可仅视为四明一隅之乡邦文献，实乃宋季元初之重要史料，当今很有必要集合各钞本，交互校订，俾成一定本。 ■

